

重磅

主打

不但要说,还要常说

——《松间轻语》自序

■李伟明



20世纪90年代末,著名杂文家邵燕祥先生发表过一篇题为《不再做反腐文章》的杂文,大意是说自己多年来写了许多反腐文章,都够出一本书了。但贪污腐败的案件并没少见,可见写了也没用,所以不再为此浪费笔墨。我当时正值对社会满怀憧憬的年纪,读了邵先生的文章之后,深不以为然,专门写了一篇与他唱反调的小文章《不说也不行》,认为“丧失了说的权利,我们就会更可怜,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放肆贪污腐败。”所以,“该说的,还是要说,说了未必有用,不说一定没用。”该文发表后,除了自己有印象,当然谈不上任何影响。

那时,我在报社工作,写这篇小文章是认为群众应该通过“多说”,对贪官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,免得他们太肆无忌惮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■谭 静

近期在读林清玄先生的《人生最美是清欢》,这一天,终于虔诚地读完了最后一页。

“清欢”是什么?先生给出了最质朴却又最有哲理的解释:清欢是一种生活姿态,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方式,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。它并非来自别处,而是来自我们对平静、疏淡、简朴生活的追求和热爱。

为什么用了“虔诚”这个词语?因为这本书读得實在是艰难,先生的思想充满哲学和佛理意味,一句话常常要咂摸半天才能参出一点禅意来。就像冰心在《忆读书》里提到的:“对于现

代的文艺作品,那些写得朦朦胧胧的,堆砌了许多华丽词句的,无病而呻、自作多情的风花雪月的文字,我一看就从脑中抹去。但是那些满带着真情实感、十分质朴浅显的篇章,哪怕只有几百上千字,也往往使我心动神移,不能自己!”读林清玄的书就有此感,他的文字读一遍甚至读十遍都不为过。

虽然在读这本书时,我还穿插读了其他作家作品。但当我心绪不宁时,当我浮躁难安时,当我站在书柜前不知道读哪本书时,读它准没错。先生的文字看似寥寥几笔,却蕴藏广博、含蓄深厚,读他的书让我感到平静,继而内心涌起一股

做了数年的廉政教育,我觉得,这事并不算什么技术活,它未必需要太高深的理论,太高大上的形式。它更需要的是,把道理讲实、讲细、讲透。也就是说,要实实在在把利害关系讲明白。马克思说过,“思想”一旦离开利益,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。对多数干部来说,能结合其自身利益,把贪腐的后果说清楚,让他们端正三观、守住内心,基本就算成功了,太空洞的说教反而没法让人入耳入心入脑。

今年2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》,并发出通知,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高层把廉洁文化建设放在这种高度,可谓正当其时。文化的力量,正可以帮助我们源头上解决问题,关键要看我们是否重视发挥它的作用,是否懂得借助它的力量。我想,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察干部,有机会还是要多和公职人员谈谈这些切身的体会,聊聊这些道理,尽可能从思想观念上影响一批人,让他们切实认识到贪腐的无意义。尤其是对年轻的公职人员,更要把这件事摆在重要位置。新入职人员是一张白纸,让他们走正第一步,走好每一步,需要的就是廉政教育时时抓,廉洁话题常常说。

收进本书的文章,我总体上把它们当杂文看待。杂文一直是我业余写作的主打产品。虽然很多人认为它不够“文学”,这种文体近些年似乎也日渐式微,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喜爱如故。写杂文,就是要维系说话的权利,通过对世相百态的品头论足、各抒己见,该批评的批评,该赞扬的赞扬,激浊扬清、革故鼎新。我们要始终相信,发声,是为了社会更美好。



力量,这是一种兴发感动的力量。读他的书让我对幸福有了新的定义,让我对从容有了新的理解,我的身心仿佛得到了安顿,无一处不妥帖。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小说的真正艺术价值不在于篇幅的长短和字数的多少,而在于作品对历史的洞察力、对人生的渗透力和对时代的表现力。短篇小说可以说是“微言大义”,不仅让读者触摸到文学的肌理与脉络,而且成为艺术突破的前卫与尖兵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短篇小说任何时候都彰显着社会心理和审美观念的律动与变迁,在文学诸文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功能。良好的文学生态应该是各种文学体裁的均衡协调发展,而绝不是某一文体的一枝独秀、一家独大。当前文坛对短篇小说的态度确值得总结、检省、警觉和改变。在今天,仅仅依靠几个作家改变短篇小说的境遇是不现实的,有关方面应通过出台有效举措,来缓解作家和出版界的经济与精神的双重压力,引导和促进短篇小说的创作与繁荣。

——刘金祥 说

2.如果把衰老看作人对自身认识的一部分,那认识的深浅就决定着人如何对待遇到的问题,以及在生活中的表现。如果把人生当成一个透明的瓶子,装着

自己各阶段生活的瓶子就显得丰富且层次分明。如果瓶子里只有青春一个阶段,就显得苍白,且缺了许多体验。

我喜欢在小说里呈现我看到的、感受到的,但不做判断。这就像诗人在一首诗里只用白描而不试图教化。即便有时我产生一点这样的念头,也会摀下去。小说需要读者来判断,按照自己对文学的认识解读,说不太一样的读后感受。就像一首诗读完只有一个感受,会觉得它没产生歧义的美,小说也是如此。

——海饼干 说

徜徉在王船山“咏梅诗”花海里

■许定国

徜徉,是从几分疑虑开始的。1639年,19岁的王船山在他的《初婚》诗写道:“闲心不向锦屏开,日日孤山只弄梅。”锦屏,是结婚大喜的“喜屏”。作者心思不在此,在“弄梅”?就是赏梅、咏梅。“孤山”,著名“梅妻鹤子”林和靖代表地标。于是,我走进船山的“咏梅诗”花海徜徉。

我看到船山在热烈的“爱梅颂春”:“梅花欲发雪撩之,不损清香一万枝。半点千钧春气力,看花人似海谁知”(《和白沙》)。用“千钧气力”“万枝花海”颂扬春风梅林,清香十里!同题诗更细细描绘“花外春光有此梅,江城断岸尽催开。寒蜂冻蝶谁驱汝,度叶穿花得得来”。前面写“江城内外”遍地梅香,后句用通感比喻“以听类形”手法,把迎春奔向梅林的小生灵扑腾翅膀听成春风马蹄疾的“得得”之响!

我看到船山在深情地“赞梅惜春”:在“春深始见梅花”一词写道“当时曾有孤山约,客梦已迢迢。徐香应惜,东风渐老,野水平桥”。因为,“疑是清江霜月好,孤山斜惹水边梅”(《南天七首》)。更在《孤山梅》里情感复杂,先抑后扬:“放鹤亭空客已仙,裙腰褪粉断桥边。广陵新送青娥怨,苦判余芳作杜鹃”。面对“仙客”(林和靖)逝去,空亭断桥,梅花折蕊。在叹惜之余,作者顽强呼唤“花神青娥”,避免“广陵绝响”,判决梅花“余芳”化为迎春杜鹃花吧!

1665年,46岁的船山在20多年的奔走、抗争后归隐故乡,写下了著名的《梅花百咏》。有四类咏梅审美意象。

一类是寄予“爱国怀乡,眷恋故土”情怀。如“故山春色今何许,空署当轩五朵云”(《廨舍梅》)。以梅花五瓣当轩映照,衬托“空署”寥落,怀念前朝旧事。如“琉璃国土堪埋玉,不遣余香上燕泥”(《落梅》)。赞美国家乡土如晶莹琉璃,落梅也似“宝玉”,不堪与“燕泥”同流合污。在《西湖梅》诗里,再次盛赞“葑田卷尽琉璃现,此是开山白乐天。”“葑田”,是湖区种植“菱芡”(萝卜)的沼泽地,西湖“白堤”(白居易)一带开满梅花,宋代又曾名叫“孤山路”。这样,船山赞梅就有了“孤山梅”厚重文化内涵,继承“白乐天”优秀传统文化愿景。

一类是弘扬屈原以来君子“独立不迁,横而不流”(橘颂)精神,赞颂“特立独行,高标独秀”品格风骨。讽刺卖国求荣、腆颜事敌的“新贵”。如《风梅》用“背水独摇香阵阵,芳心透过柳枝边”,赞扬她独立在料峭寒风里,顽强送出阵阵芳香。对于那些“新贵”,《新梅》怒斥它们是“根苗忘尽旧亭台”“倡条冶叶轻前辈”!“倡冶”一词,作者嫌恶之情尽显。

一类是赞春颂春,少年活力洋溢挥洒在赏梅、折梅中。在《咏雪》诗里有“回首少年情绪迥,冲寒狂折野梅红”的豪迈诗句。岁月荏苒,船山却不服老:“渐老看花似隔烟,诗情欲懒上滩船。绯桃红药输年少,把雪吟霜却少年。”说的是我虽然“看花似隔烟”,“诗情”也渐渐如“上滩的船”困难了,但在“吟咏霜风,把玩雪景”时我不输于少年!不仅如此,船山还引用“邓尉梅花甲天下”典故,宣称自己“旧尉三生也姓梅”!(《梅花绝句》),大有“暮雨萧萧梦几忘,晨星落落意争狂”气概(《疏梅》)。

一类是歌颂在抗寒斗争中顽强迎春的小生灵“冻禽”系列形象,如“冻蝶”“寒蜂”等。在《腊梅》中用“檀痕相倚赖知音,冻蝶迷香记浅深”来赞扬它们是梅花“知音”,在《索梅》中把它看成是并肩作战的“战友”。“闻说冻禽争采啄,何妨分我一杯羹。”更多的是呼唤激励大家一起来抗寒争春:“且听冰霜冷万家,冻蝶赢得吃梅花。春风随手成红锦,明月当头到碧纱”(《广遣兴》)。“春风随手”,何等倜傥洒脱!